

# 李白的釣鰲意識

• 李正治 •

興酣落筆搖五嶽，

詩成嘯傲凌滄洲。

——李白江上吟

天才的飛越永存著一股超脫的氣息，展現活靈活現的精神風貌。在他落筆之間，有生命激盪在高空遠野之際；在他詩篇之後，有血淚交織在人生世事之中。

進入李白的生命世界，直覺的體認是：詩仙的飄逸風姿和雄渾生命是永垂不朽的。杜甫詩云：「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春日憶李白）又云：「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韻）千年以來，在我們觀照中的李白，就是一個飄揚在意識上層的美感形象。翻閱李白詩集，誰能不感受到神仙生命展露出來的適性逍遙的情趣，那有如天馬行空的瀟灑美姿，原來就是道家式的詩藝化境。然而在另一方面，我們又能發現李白性格的另一個展向：執意在人間世的追尋。這使李白在遊仙的色彩上，又抹上一層遊俠的色彩，表現天才生命的縱橫氣勢和獨立性格。這性格的兩個展向的流

行與衝突，匯成了李白波瀾壯采的一生，凝成中國詩人中最富悲劇性的形象。

本文的注意力集中在李白的俠骨豪情，也就是人間意識的一面，進一步解決李白詩中「釣鼈」的問題。

## 一、海上釣鼈客李白

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板，上題云：「海上釣鼈客李白」。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鼈，以何物爲釣線？」白曰：「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縱其志，以虹蜺爲絲，明月爲鈎。」相曰：「何物爲餌？」曰：「以天下無義丈夫爲餌！」時相悚然。

這是宋趙德麟的「侯鯖錄」中的一段記載。這個故事呈現的意義較之故事的真實性更重要，表露了後人對李白風姿的把握：縱橫豪俠的理想精神。這種精神在護持天下的正義，平復天下的不平。自從李杜優劣論以來，擁杜派眼中的李白不過醇酒婦人，不知天下國家爲何物的匹夫而已；但在擁李派的心中，天才李白的縱橫豪氣却充滿著生命色彩。就整個論爭而言，誠然是心有偏好，妄加軒輊，很少平情從李白的作品中發現他的生命世界。從現代的角度看來，關於李白的故事與李白的作品，應該加以重新體認與探討，那麼李白的真面目全面呈現，李杜優劣論中對李白的攻擊和擁護，也可迎刃而解了。

這個故事中的主角李白，在開元年間進謁宰相（時李林甫當路），持著封一板，上題：海上釣鼈客李白。這種謁見的方式是遊俠式的，完全憑藉遊俠性格內具的理想精神行動，既無行媒，又不折腰，自題「海上釣鼈客」當然是理想的寄託，它的意義一時不能明白。但就進謁宰相，所談無非個人抱負及行政方略來說，「海上釣鼈客」應該和人間世有關，可能意謂著個人理想生命在人間呈現的樣態。這樣的話，在「海上」釣鼈，無異說是在「人間」釣鼈了，而「客」字正是遊俠四海爲家，縱橫流浪的性格。這一個人物就是李白——開元中的

李白，也就是青年壯年期充滿著豪情壯志的李白。底下的問答以象徵世界的天地萬物呈現。宰相的問中，滄海自是人間世的象徵，釣巨鼈的意向未明，至於鈎線的答語，可以看出李白那包裹乾坤的理想氣勢，這層氣勢唯有人間世才能具體的展現，因此「何物爲餌」的答語裏，便透露了一個屬於人間世的人物——天下無義丈夫，這樣整個故事的象徵算是落實了，落實到消滅天下無義丈夫，維持天下太平的主題上來，而相的「悚然」自然是理想氣勢底下反躬自失的恐懼。到此那役使天地萬物，意氣豪邁的李白，彷彿自進調的故事中浮現上來——一個個性鮮明，獨立傲岸的李白。

透過這個故事的觀照，在一般人認知的醉酒婦人的李白外，或求仙逃世的李白外，我們看到一個關懷人世，俠氣冲天的李白，這也是擁李派所要凸顯出來的李白性格的一面，而一直是擁杜派所漠視和否認的。但就李白作品的內在世界而言，我們無法不說及李白性格的這一面。試看杜甫詩：「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爲誰雄？」（贈李白），已可看出李白入世的一面，這「未就丹砂愧葛洪」（同上）的李白，爲什麼痛飲狂歌，而對時間懷著「空度日」的恐懼？又爲什麼「飛揚跋扈」的背後透出「爲誰雄」的寂寞呢？如果不抓緊李白入世的一面來談，永遠接獨不到真正的李白，連帶「釣鼈」意識也無法解釋了。

## 二、談李白性格的人間性及神仙性

仕隱的迷途，一直是中國詩人心靈衝盪的境地。就中國社會的結構言，士農工商四民中的「士」一直是領導社會的基本份子，上爲政府組織的成員，下爲社會組織的中堅。而在儒家用世之說的影響下，「學而優則仕」的觀念深入知識份子的心靈（此是最低的了解，內聖之學才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尤其詩賦取士凝結爲一種制度以後，驅使一些士子在治國平天下的道路上孳孳學文，以備一舉成名施展抱負。千古詩人，除了真正的隱士之外，大都具備了士的基本性格：希望在外王的事業上實現理想，以救濟天下蒼生。就唐朝一代的詩人言，可以說沒有一個不抱持著這樣的思想，李白自不例外。但在李白的性格裏却發展了兩個極端的傾向：一是人間

創業的意識，一是神仙追求的意識；而一切天人相盪的深悲隱痛，即源於這兩種意識在人間展現的落空而起。葉迦陵女士在「說杜甫贈李白詩一首」一文中，即將李白的性格完整的鈎畫出來：「太白乃是一個以其不羈之狂想，終身騰越於種種失望與悲苦之中的天才。他既失望於世，而又不能棄世，既不能棄世，而又懷有神仙之嚮往，而又明知其不可信不可恃，如此幽微曲折之深恨，如此騰越掙扎之努力，惟有杜甫之高才深情，才足以知太白之深悲隱痛。」（見迦陵談詩，三民文庫）但這種人生的追求，主要是源於李白性格的人間性及神仙性，所以說：「他原爲了不甘於生命之落空而嚮往於致用求仕，又爲了不甘於世俗中之羈縻而嚮往於隱居求仙，他深慨於人世之短暫無常，因此乃以其不羈之天才，不計真偽成敗地追求著不朽和永恆。」這兩段話結合在李白的生命史而言，我們便可看出「太白雖然常以其不羈之天才，表現爲飛揚高舉一面的飄忽狂想，而在另一方面，太白却有著不羈之天才所感受到的一份挫傷折辱的寂寞深悲。」如此李白一生天才氣勢的流行，無可掩飾的呈現眼前，而假如印證李白的生平背景，我們更能夠把握到他的生命那一份純真和沈鬱的滋味，那一種「飛揚跋扈」和「爲誰雄」的獨特生命表現，在千古詩人之中，只有李白才發揮得淋漓盡致，也只有李白才有那種激盪不平的氣派。雖然，仕隱的迷途在中國文學當中是很普遍的表現，但這種平凡落到李白生命上，却因爲他的獨特性格，即在人間創業上所表現的縱橫俠氣，和在神仙追求上所表現的超越風姿，使他在後人的意識中永遠是一個靈動活潑的人物。就李白的生命言，他的性格裏的人間性和神仙性的兩面，是很早就形成的意識，而且李白在這兩方面的展向都有一份執着在，終他一生，雖然有著「不羈之天才所感受到的一份挫傷折辱的深悲」，但却不似葉女士所言「他之嚮往於神仙，固自有其透過人生之艱苦與時代之危亂，努力掙扎以求解脫的一種深沈的哀痛在，而尤可悲者，則是太白又深知此種對神仙之嚮往，較之令其失望之對現世的追求爲尤不可恃」，這一點如果不從繫年的作品去把握李白，難免有所偏差。

我們可以相信，李白性格裏神仙性的展向，必須待他的人間性的展向受到阻挫以後，才有了血淚交織沈鬱頓挫的內容。在這裏李白從一個主觀詩人的純真過渡到一個客觀詩人的波瀾壯采，單純的人間性和神仙性的展

現，陷落在欲超越而未嘗超越的天人相盪的矛盾間，整個生命和人間世相才在他的心靈上蘊生了第一次的反省；而他的詩在這種反省中增加了深度和廣度，也因此他那原始生命的強度和高度才煥發出無限的風采，而他那種超揚飛越的性格才有一入間的基礎，讓我們深深感受到他那心理的衝盪。葉女士指出李白的學道求仙有三種因素：一由於李白性格原有的一份浪漫的狂想。二由於唐代尊崇老子，奉道教為國教的影響。三便是李白失望於現世以後所欲尋求的一種安慰和逃避。這三點大抵把李白神仙性格的凝鑄指出了，另外的可能則是李白的家學淵源和環境影響。從李白幼年所讀的書看來：「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十五歲觀奇書」，大抵都是道教術書（神仙傳：左慈學道，尤明六甲），顯示李白家庭道教氣氛的濃厚，而李白「題嵩山逸人元丹邱山居」：「家本紫雲山，道風未淪落」又顯示了家庭環境的影響，紫雲山在當時便是個道教勝地。再就蜀中時期，少年李白與逸人東巖子隱居岷山之陽的事件來看，這巢居數年的生活，便是李白求仙學道的生活實踐，在這些因素當中，我們可以看出家庭教育的影響實在是先決條件，因了這一點，道教的信仰和道家的體認乃能很早的就凝鑄成李白性格的一面，而在少年時代就想表現遊仙思想超越脫俗的飛揚性。也因為這種意識的形成，為李白以後半坎珂生涯留一退步，而李白詩中遂常出現隱士、道士、仙人種種現實之外之上的人物。從這樣的了解再向前認識當時的人對李白神仙性的品鑒，便很自然的可以由他那份在道教氣氛影響下的超脫性格和天才狂放的個性加以解釋。李白初行江陵，司馬子微說他「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後來在長安紫極宮會見賀知章，賀知章驚歎地稱他「天上謫仙人」。這兩個事件證實了李白神仙性格的一面，是誠中形外的真實表現。而得道的司馬子微和信教的賀知章對李白的品鑒，已不止是表面的觀察，而直覺的就是氣質上的感通和風姿的欣賞，還有一份對他天才湧現的讚歎。在這一點上，李白的降生，好似以一種天馬行空的優美姿態跨越唐代詩壇的上空，同時使他在一切衝突中不自覺的表現精神的上揚。所以他在「遭逢二明主，前後兩遷逐」（流夜郎，半道承恩放還，兼欣尅復之美，書懷示息秀才）的失望期間，會說：「余亦謝明主，今稱偃蹇臣，登高覽萬古，思與廣成鄰。蹈海甯受賞，還山非問津（歸隱求仙本是生命內具的傾向）。」（送岑徵君歸鳴泉山）又說：



「還家守清貞，孤潔勵秋蟬。煉丹費火石，採藥窮山川。」（留別廣陵諸公）這原是自然的結局，而不是矯厲造作，更不是魏晉詩人充滿時代矛盾的遊仙之聲。○

可是我們掀開李白性格中的人間性，便又看到李白意識到自己生而爲人，不能不關懷人世，而希望在人間展現生命，創功立業的一面。這一面和他的神仙追求在基本性格上是必要予調和的。而「功遂身退」的從人間的創業回歸到神仙的追求，便是李白嚮往的生命型態，這在他的詩中是時常闡明的，如「功成拂衣去，搖曳滄洲傍。」（玉真公主別館苦雨贈衛尉張卿詩）「功成謝人間，從此一投釣。」（翰林讀書言懷呈集賢院諸學士），又如「出金門後書懷留別翰林諸公」詩：「好古笑流俗，素聞賢達風。方希佐明主，長揖辭成功。」這裏所好的「古」和所聞的「賢達」之風，都和「功遂身退」的人物有關係。自李白的詩中能發現：在他的思想裏，歷史上的魯連、范蠡、張良、謝安等，都是功成身退的完美典型，也是他的生命向歷史上的投影。如果功業不能成就，也要像張翰、陶潛一般清風歸去，不受俗務的一絲牽累，適情適性的自由生活，這便是他所好的古，所聞的賢達之風了。所以他恥笑伍員、李斯的不智，譏評夷齊（伯夷、叔齊）、屈原的孤高，他的出世心情要透過入世的事業上揚，從絢爛歸於平淡。○這樣的解決方式，在未經歷人世風波之前的純真心靈來說，自然是心安理得的。但從他的性格和唐代國運的微妙處境中，却顯露了人間性和神仙性的消長，像這樣的天人相盪的局面，不再是把握神仙性的一面所可解釋的，而李白的人間性格也是很早就形成的。「喜縱橫術，擊劍爲任俠，輕財重施。」（宋·宋祁：新唐書文藝列傳），「常欲一鳴驚人，一飛冲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由是慷慨自負，不拘常調，器度弘大，聲聞於天。」（唐·范傳正：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序）這些客觀的描寫，已說明「少有濟世之志」的李白，對人間抱持著怎樣的生命態度，而這種態度便在他「亦知丈夫要有四方之志，乃仗劍出國，辭親遠遊」（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展開了李白的江湖之行。這方面的表現，在入朝以前，大抵是以投刺、上書的方式，希冀透過官吏的推薦，展現長才，但從這許多次的經驗來說，都是沒有結果的，只是贏得這些友人們對他的天才的品鑒，那即是蜀中時期投刺蘇頌和安陸時期都督馬公的事件所顯示的。

也是因爲人間創業的落空，使他深深地感受到時間的恐懼，這在他的詩裏也是時常呈現的面貌，如將進酒、餞別校書叔雲等重要的詩。只有發現他的人間意識，我們才能把握到俠氣縱橫、獨立傲岸的李白，也才能感受到「長嘯倚天劍」的李白，這柄劍不僅是「孤劍託知音」的雄才的象徵，亦且是一支維護天下太平，行俠仗義，救濟蒼生的正義之劍。③

表面上翻閱李白的生命史，並不容易即刻掌握李白的性格，尤其是李白性格中兩個展向間的曲折關係。在底下我試指出一篇重要的文獻，來說明青年期李白的思想意識，這便是自我作註的「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一文：

……：既而童顏益春，真氣愈茂，將欲倚劍天外，挂弓扶桑，浮四海，橫八荒，出宇宙之廖廓，登雲天之渺茫（按：神仙的追求）。俄而李公（即李白）仰天長吁，謂其友人曰（神仙性的一轉）：「吾未可去也！吾與爾遠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一身（人間的創業），安能食君紫霞，蔭君青松，乘君鸞鶴，駕君虬龍，一朝飛騰，爲方丈蓬萊之人耳（君指壽山，句謂長隱不出，得道成仙），此則未可也。」乃相與卷其丹書，匣其瑤瑟，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願爲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事君之道成，榮親之義畢，然後與陶朱留侯，浮五湖，戲滄洲，不足爲難矣（透過人間的創業，功成身退）！

這一篇是安陸時期約三十歲時的作品，呈示青年李白對人生的展望。我們可以看到在李白的雄渾生命上，神性、神格和人間意識如何調和，也能在這裏面感受他生命內具的飛揚性質。從上面的觀照出發，李白生命所表現的和諧美感和時間恐懼可得而言，而他那有似元氣流行的生命氣勢，因著遊仙遊俠的飛揚性質，包攬了宇宙萬物，超拔的流動於人間世，呈現無數美妙的風景，永遠落在後人觀照的美感裏。

③「斬巨鼈」和「鱸長鯨」的對舉，可以看出兩個活動的相似關係，這是第四首提示的。而李白顯然的把李太尉（李光弼）出征東南比作「斬巨鼈」「鱸長鯨」，同時藉以呈現自己的人間意識。

自這些關鍵看來，只要我們從第三點回溯到第一點，釣鼈的意識就很顯明了。鼈似乎代表一些必須剷除的對象，如權奸小人和敵人之類，也就是「海上釣鼈客」的故事中的「天下無義丈夫」。他們存在着黨同伐異，禍國危民的心機，而「釣鼈」「斬鼈」即是消滅國害，護持太平的工作。試作如此的體會，大概能夠解釋詩中「釣鼈」的意義。底下我們再進一步觀照釣鼈神話，從中看出李白觀照的態度和賦予的生命色彩。這個神話出現在列子湯問篇：

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歸墟中五座金山，是仙聖居住之地，卽一神仙世界），一釣而連六鼈（五山浮在歸墟，巨鼈十五舉首而戴之）。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

就這個神話出現在湯問篇的意義，只是和其他神話一同鈎畫出六合之大，無奇不有。經驗上對於一些相對事物的認知，往往是狹隘而不正確的，「釣鼈」神話並不佔着重要地位，也沒有什麼象徵的意義。但在李白的觀照下，這個神話是以特殊的面目出現的。詩中說：「終期龍伯國，與爾相招尋」，李白對龍伯國似乎有一種嚮往。龍伯國是個大人國，龍伯之國的大人存在着釣鼈的傾向，這大人是頂天立地的大人物，李白可能由此興感，以大丈夫自許，引爲自比，而釣鼈的展向卽是人間創業的意識。對大人而言，「釣水」之「路」並「非」是常常遙「遠」的，「舉足不盈數步」而已，這原是李白「慷慨自負」的遊俠性格。從龍伯之國到「五山之所」的神仙世界，大人主要是展開釣鼈的工作。釣鼈的工作是透過政治的形式來安頓民生，必須當權才能展開，因此大人一去五山之所，也卽是象徵進入朝廷。結果「一釣而連六鼈」，把妨礙國族生存發展的權奸小人釣除，獲致天下的清平，人間的和樂，完成釣鼈的工作。這時的大人又回到屬於自己的國度，也就是功成身退。這樣的觀照態度，完全出自於李白存在生命的投影，釣鼈神話對應李白的生命才產生象徵的意義。至於同時使用這個



③「斬巨鼈」和「鱸長鯨」的對舉，可以看出兩個活動的相似關係，這是第四首提示的。而李白顯然的把李太尉（李光弼）出征東南比作「斬巨鼈」「鱸長鯨」，同時藉以呈現自己的人間意識。

自這些關鍵看來，只要我們從第三點回溯到第一點，釣鼈的意識就很顯明了。鼈似乎代表一些必須剷除的對象，如權奸小人和敵人之類，也就是「海上釣鼈客」的故事中的「天下無義丈夫」。他們存在着黨同伐異，禍國危民的心機，而「釣鼈」「斬鼈」即是消滅國害，護持太平的工作。試作如此的體會，大概能夠解釋詩中「釣鼈」的意義。底下我們再進一步觀照釣鼈神話，從中看出李白觀照的態度和賦予的生命色彩。這個神話出現在列子湯問篇：

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歸墟中五座金山，是仙聖居住之地，即一神仙世界），一釣而連六鼈（五山浮在歸墟，巨鼈十五舉首而戴之）。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

就這個神話出現在湯問篇的意義，只是和其他神話一同鈎畫出六合之大，無奇不有。經驗上對於一些相對事物的認知，往往是狹隘而不正確的，「釣鼈」神話並不佔着重要地位，也沒有什麼象徵的意義。但在李白的觀照下，這個神話是以特殊的面目出現的。詩中說：「終期龍伯國，與爾相招尋」，李白對龍伯國似乎有一種嚮往。龍伯國是個大人國，龍伯之國的大人存在着釣鼈的傾向，這大人是頂天立地的大人物，李白可能由此與感，以大丈夫自許，引爲自比，而釣鼈的展向即是人間創業的意識。對大人而言，「釣水」之「路」並「非」是非常遙「遠」的，「舉足不盈數步」而已，這原是李白「慷慨自負」的遊俠性格。從龍伯之國到「五山之所」的神仙世界，大人主要是展開釣鼈的工作。釣鼈的工作是透過政治的形式來安頓民生，必須當權才能展開，因此大人一去五山之所，也即是象徵進入朝廷。結果「一釣而連六鼈」，把妨礙國族生存發展的權奸小人釣除，獲致天下的清平，人間的和樂，完成釣鼈的工作。這時的大人又回到屬於自己的國度，也就是功成身退。這樣的觀照態度，完全出自於李白存在生命的投影，釣鼈神話對應李白的生命才產生象徵的意義。至於同時使用這個

神話的，李白以前的詩人好像沒有（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曾翻檢一過，如果有，是疏忽之失），李白同時如高適、杜甫則曾運用到這個典故，但不是和個人存在生命有着密切不可分的關係。杜甫的「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濫，隄防之患簿領所憂，因寄此詩，用寬其意」詩：「賴倚天涯釣，猶能掣巨鰲」，只是「用（蟠桃）巨鰲事，言我雖泛梗無成，猶思垂釣東海，以施掣鰲之力，水患豈足憂耶？」（楊倫杜詩鏡詮）真正用釣鰲神話爲其生命獨特象徵的，自古及今只有李白一人。至於後代的「鰲山」只是佳節慶典的玩意，更談不上心靈的寄託。此義既明，底下我們再回到前引詩的本身加以疏通。

第一首「贈臨洛縣令皓弟」，完全是透過歷史人物吐露自己的心思。初看時前四句和後四句好像隔成兩截，沒有關聯，但之間的轉折，順着釣鰲神話的象徵意義，細想一下即可貫通。第一聯說陶淵明「不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從塵世的羅網中超脫出來，一去彭澤，所面對的便是茫然太古的自然世界。在這個世界所能感通的便是最樸素純真的心靈，沒有雕琢華采，沒有格套束縛（淵明自謂葛天氏之民、羲皇上人）。淵明便過着這樣適情適性的生活：「大音自成曲，但奏無絃琴」，將生命的寄託，心靈的境界，透過無絃之琴的「彈奏」表現出來。這種心靈的聲音（與宇宙心靈和諧律動的大音）也自流爲高山流水的曲子，但卻是粗陋的聽覺所把握不到的。這種生活的情趣，使我們想起陶潛的「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的琴趣，既深奧又復坦然。第三聯說本來彭澤當令，也是有意施展抱負，釣鰲數骨的，但是小人的氣勢太盛了，這個志願一時受到阻挫。這一層轉折，便抹上一層李白的生命色彩，把整個陶淵明的故事轉移到李白身上，而所謂「陶令去彭澤」便是「李白辭金鑿」。末二句李白便勇敢的站出來與弟相約，要做個大丈夫，在龍伯之國裏相招相尋，以免銷磨了豪情壯志。第二首「贈薛校書」也是抒懷的作品，「我有吳越曲，無人知此音」是空懷長才，無人見賞的悲哀，這與古風第二十一首曲高和寡的歎息正復相同。而且「吳越曲」還有一更積極的意義，即它關聯着國運的盛衰，再不是單純的樂曲，而是「遭逢聖明主，敢進與亡言」（書情贈蔡舍人詩）的「與亡言」了。四韻聯的「姑蘇成蔓草，麋鹿空悲吟」是不採與亡言的後果。當年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

之臺也。透過這個故事，同樣的李白也預見了亡國的荒象，這和「登金陵鳳凰臺」的感興是相同的。⑤腹聯的「未誇觀濤作，空鬱釣鼇心」一聯，把理想落空的沈痛象徵式的呈現，一番作為尚未成就，而波興濤起，客觀情勢非常險惡，遂使理想沉沒，凝結成心頭的沈鬱。「舉手謝東海，虛行歸故林」，東海還是用釣鼇神話的典故。歸墟的地理位置是在渤海之東幾億萬里，總之就在想像中的「東海」，而釣鼇是在「五山之所」展開，五山之所還是在「東海」之內，所以東海自是比喻朝廷。人間的性格既無法暢遂的發展，只好辭別朝廷，回返故林，江湖之行，終成「虛行」，此中含藏着多少淒涼。第三首「同友人舟行」中的一段，心境與第二首相同，這在李白生命史上出入金鑿的生命轉變期可以覆按。總之，李白的釣鼇意識是展現他的入世精神的一面，也是青年李白蘊生的人間意識。侯鯖錄的記載在這相應的意識上，可能有幾許真實性，如果故事本身不真實，故事中的李白其人還是真實的。

#### 四、聯繫釣鼇意識的斬鯨意識

李白在運用「釣鼇」的字眼外，也常用「斬鯨」的字眼，如「安得倚天劍，跨海斬長鯨」（臨江王節士歌）「誓欲斬鯨鯢，澄清洛陽水」（贈張相鎬）「手中電曳倚天劍，直斬長鯨海水開」（司馬將軍歌）。斬鯨的意象和釣鼇是相同的，鯨和鼇都指權奸小人，但在使用上，運用「斬鯨」兩字大抵呈現正面意義，而「釣鼇」卻和「空」「鬱」等消極負面的語辭聯在一起。這樣的使用只是視語勢的需要，並不含有深刻的用意，但進一步的觀察，卻有意外的發現，即「斬鯨」出現時，常和「倚天劍」對舉，「倚天劍」是上古神兵，人間正義的象徵，「斬鯨」則是維護太平的實際行動。在太白生命史上，一直是肯定着人間正義的，而「仗劍去國」的李白，也自負自許是人間正義的化身，俠氣縱橫的希望平復人間的不平。自這一點看出李白對人間的「執」，這分「執」即是對人生理想的自信和對人間的一分深摯的關懷。但從李杜優劣論以來，卻被王安石的皮相批評轉移了讀者的注意力，儘管醇酒婦人在李白詩中時常出現，但婦人的歌詠大抵是反戰的呼聲，醇酒則是古人生活

的情趣，是中國詩人的通好，更無可厚非，而王氏的批評竟全然抓不住李白性格的重心，亦可看出主觀批評可怕的流弊所在。

李白一生，完全循着個人獨立的性格行事，在神仙追求的意識上表現超塵脫俗的遊仙型態。這種生命境界流露在他的詩文間，呈現了「清真」的風格，透出一種恍惚迷離的美。在他的古體詩中，如廬山謠，贈譙郡元參軍，趙炎少府粉圖山水歌，都有由經驗由想像昇華上來的境界。而在遊仙的思想意識之外，李白超揚的性格自覺的要在人間世展現，而肯定人間創業的意識，卻是更值得感念的。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出李白的遊俠縱橫的豪氣和遊仙飛越的性格是有一息相通的，都和現實有一內在的距離，在這裏李白的風姿便和魏晉人有相似的地方。但他那股雄渾的生命力，卻在優美中激盪出壯麗，這一股天才氣勢又是魏晉風姿無法呈現的。李白的天才原不受一切格套的束縛，而必須有一個激盪的太空，而李白即把自己描畫為一隻大鵬，背負青天，飛揚於無限的太空之中。大鵬賦裏的大鵬形象（李白名動京師，大鵬賦時家藏一本，事見魏顥：李翰林集序），自是象徵李白那雄渾的生命力和逍遙境界，而大鵬的翱翔永令人感受精神境界的壯美，大鵬的折翼，則使後人永遠感受生命落空的寂寞。其志愈大，其情愈真，而其下場愈悲慘，則其所引起的感動幅度越大。從大鵬賦和臨終歌，我們的這種感動是久久無法釋然的。鈞鼈意識凸顯李白的人間性格，這人間性格在一切落空之後，依然是李白之所以為李白的最真實可愛的地方。杜甫詩：「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爲誰雄？」是何等的知己之語！

## 附註

○詩品中謂郭璞遊仙詩乃是「坎壤詠懷，非列仙之趣也。」大抵魏晉招隱遊仙以此爲基調的內涵較深，亦有純詠遊仙的作品，或模仿因襲的作品，無多意思。

○行路難其三「有耳莫洗穎川水，有口莫食首陽蕨，含光混世貴無名，何用孤高比雲月。吾觀自古賢達人，功成不退皆隕身。子胥既棄吳江上，屈原終投湘水濱。陸機雄才豈自保，李斯稅駕苦不早，華亭鶴唳詎可

聞，上蔡蒼鷹何足道。君不見吳中張翰稱蓬生，秋風忽憶江東行，且樂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後千載名。」送裴十八圖南歸嵩山其二「洗心得真情，洗耳徒買名，謝公終一起，相與濟蒼生。」

③九章涉江：「帶長鉞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王逸注：長鉞劍名也，其所握長劍，楚人名曰長鉞也。）屈原危冠帶劍的形象，乃傲岸耿潔的象徵，後人多取以自比。宋玉大言賦：「長劍耿耿倚天外」，阮籍詠懷：「危冠切浮雲，長劍倚天外」，李白作爲正義寶劍的倚天劍即從此脫化出來。近人呂興昌先生在他的碩士論文「李白詩研究」中，以「龍泉意識」論李白人間的一面。其言「龍泉意識的意念，即對於任俠、交道、功業與救蒼生等人間價值的肯定與嚮往，以及這些肯定、嚮往落空之後的痛苦。」又說「劍，尤其是削金如泥的寶劍，暗示了兩層意義。一方面它本身需經長時間的淬礪鍛鍊，是自我高度修持的一種象徵；另一方面，透過它無前的鋒芒，人世間亂麻似的問題或可迎刃而解，是自我參與社會活動，從而引起相當影響的一種象徵。」

④李白歌詩十遺其九，入金鑿時期的活動也變成空白。後世流傳的「草檄蠻書」、「力士脫靴」等故事，並不足使我們清楚把握當時的現實情境及權勢間的激盪。因此李白的「興亡言」，至今還是文獻不足徵。但從李白的「遠別離」：「我縱言之亦何補，皇穹竊恐不照余之忠誠。雷憑憑兮欲吼怒，堯舜當之亦禪禹」及「梁甫吟」：「我欲攀龍見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白日不照吾精誠，杞國無事憂天傾。」可知李白的進言常被朝廷中的勢力所排擠。而天寶厭政的玄宗既只愛美人，不愛江山，李白所受的知遇也只有有名無職的白衣供奉罷了。這種憂國之心及與玄宗心理的隔離，最使李白心靈感到深澈之痛苦。贈從弟宣州長史昭：「才將聖不偶，命與時俱背，獨立山海間，空老聖明代。知音不易得，撫劍增感慨。」李白在現實的處境中要清醒的承擔這種痛苦，但他還是存着「冀幸君之一悟」（離騷語）之心。

⑤登金陵鳳凰臺涵有不遇之感，歷史興亡及對玄宗及唐代國運的一絲繫念。感情較崔顥黃鶴樓題詩更爲豐富，如果把它視作和崔顥比詩的性格，則詩中許多情感將受到忽略。將另爲文詳細解釋。